

bloom 盛开

bloom 盛开
盛开繁花·慢慢绽放
新概念书系03-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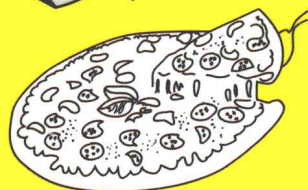
方达 主编

萌芽 12 年

MENGYA 12 YEARS PERFECT FLORILEGIUM

实力作家作品范本

十才子·十才女 后青春期



青春是手牵手坐上了，都不回头的火车，总有一天我们都老了
青春之后，认输之前，我们依然用力的活着……

新蕾出版社

bloom 盛开
源于繁花 臻于完美
新概念书系03-36

方达 主编

萌芽 12 年

MENGYA 12 YEARS PERFECT FLORILEGIUM

实力作家作品范本

十才子·十才女
后青春期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萌芽 12 年·实力作家作品范本. 十才子、十才女 /
方达主编.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0.9
(盛开)
ISBN 978-7-5307-4942-5

I. ①萌… II. ①方…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6949 号

萌芽 12 年·实力作家作品范本. 十才子、十才女

主 编: 方 达

特约监制: 李耀辉 杨雅茹

特约印制: 徐冬梅

内文排版: 刘珍珍

出版发行: 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 版 人: 纪秀荣

电 话: (022)23332422

传 真: (022)233324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骏杰印刷厂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印刷厂负责调换)

因为青春不为验证任何东西。

就好像，我们不用验证自己是否经历过青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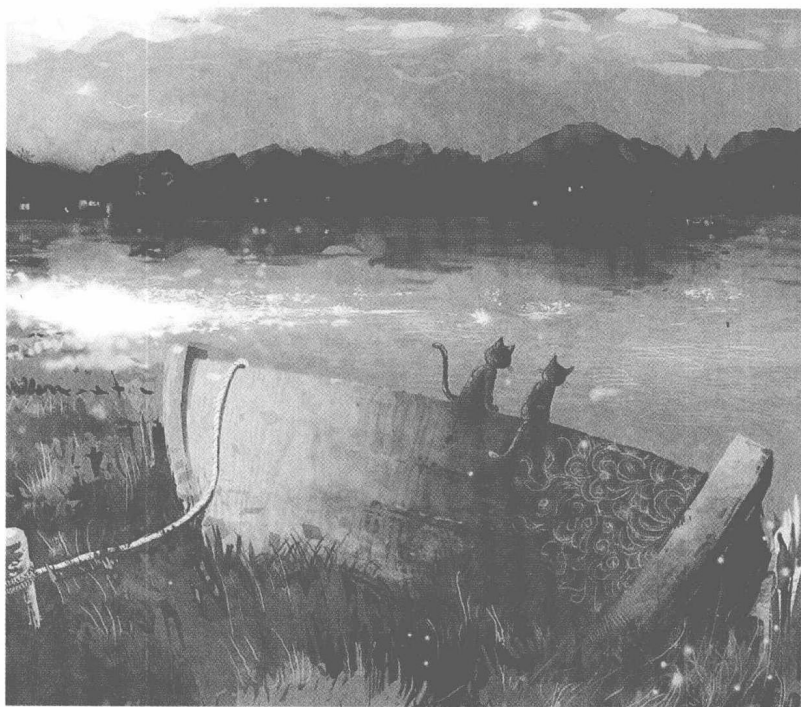
总有一天，总会变成大人。

但是，还是有过永远青春年华

· | 素年锦时

从此让灰尘递增我们彼此的距离





所有的困境，迷茫，惘然，绝望，都并非参天荆棘不可穿越，
终有一天会云淡风清。

那时候如果你还记得，自己当初的梦想，
一定抬头就能看见，
天空它还是不为所动，完美无缺。





一切回忆连着雪光都在深夜的罅隙间闪耀，

浩荡的时间席卷而来，

大雪的冬夜刹那间变回夏日晴空，

唤醒了最深邃的蔚蓝色梦想，

在它面前所有迷雾都微不足道，轻易云散烟消。

阴云之上，瞬间错觉世界为画下了一个大大的圆，

天空一如那个夏天般高远明净，

梦醒了，约定的地方也就此永远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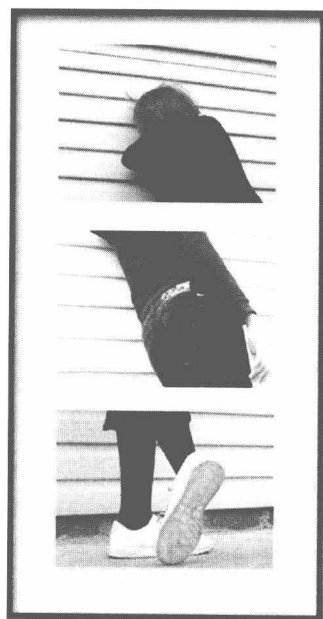


如果，樱花掉落的速度是每秒5厘米，
那么两颗心需要多久才能靠近？

这个世界的寂寞，彼此拥抱的温度也无法挣脱。

後

后
青春期



一年过去

枫叶

雪水

又一年过去

春、夏、秋、冬

夏天的蓝屋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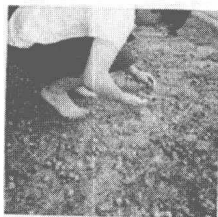
春天的飞花

铺满枯叶的秋天和冬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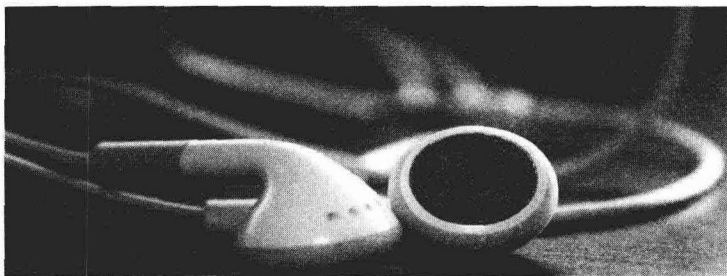
風臨

……
子才十芽萌



自习室 故事

文/崔柏



崔柏

1984年出生于陕西。

毕业于清华大学。

出版诗集《女娲的洪水》（2008）。曾获第五届末名诗歌奖（2009）。

小说诗歌发表于《萌芽》《山花》《青年文学》《诗选刊》等。

»» 1.

2003年的春天他过着这样的生活：在黑暗中感到火车从远处沙石清晰的山岳驶来，发出拉长的嘶鸣。然后他长长地醒来，衬衫的胳膊在空气中做出游泳似的划动，刹那间，银似的光辉涌入他的怀抱。或许像是旧镜框里的镜光涌了进来，混入他的脑海，赶走阴影、枯叶和回忆的尾巴。现在教室里盈满了乳色的，初次醒来翕动的薄雾气息。这个人的指尖第一画触到的是书，第二画触到了黄油漆气味的桌子，他柔软的指甲重重地降落下去，沉沉的撞击之后浑身麻木。这才感到门哐啷地摇晃了一下，所有的眼睛，明晃晃的眼睛，都一齐朝向他。这个人很惶然，向大家发出歉意的温和一笑，从未来震醒过来。

不能继续这样读书了，他已经制造了一种微妙的局面，必须用暂时的逃离来和解，等他回来以后大家会把这件事全部忘记。而且一次散步，小鸟的叫声，会彻底拉他从单调而深沉的眼梦中摆脱出来。他支撑着椅子站起来，尽管实际上困顿不堪，然而要被看起来精神抖擞。他轻微地扶了一下椅子，这一次没有在宁静的空气中搅起波纹。右手那边一排桌子上的黑头发低垂着，只听见沙沙的好似蚊虫在玻璃窗上爬行的声响。他不安地跨过去，

回头想起取水杯的时候，发觉后面的座位上坐上了人。

他喜欢临窗的位置，在那里春天有绿彩在头顶奔涌。恍惚地回忆起这片绿意如何凝结、聚集、点染、流淌出来的画面，这时后面的木桌上方打开的窗子上映出了白衣服。刚才在他到来时那里空荡荡，那么当他读书、昏睡的时候那里静悄悄地坐上了人。一个人的到来并不奇怪，只是这个人安静得出奇，这使得他为刚才伸胳膊时不小心弄响桌子，一定也被她看在眼里而深深地惭愧。

他提起水杯离开位子，跨过讲台，顺便扫了一眼黑板上的粉笔涂鸦。然后就到门前，小心翼翼地开门，尽量不发出一点吵闹——“像小老鼠那样”（书中的句子涌上心来），将身子钻进门打开的一点小空隙，钻出去。来到走廊里，他感到呼吸无限舒畅。

一段昏暗的，紫藤树枝的阴影在年老的墙壁上颤动。中午的光芒和热力在走廊尽头拥抱住了他。他站在那里向下伸展的台阶上，在喘气。耳边传来了下课时欢快的音乐铃声。在外面亭亭如盖的大杨树上，黑的鸟在跳跃，暖风吹打着他的眼睑。望见碧空中有一片泡沫似的五颜六色的大纸在飞翔。那是一只风筝。

有个背着双肩包的女孩走上台阶问他：“请问，三教怎么走？”她的声音清脆，脚步笃笃地敲着地板。“噢，是那边。”他指了指西边的柳树。背影一瞬而过，他想起来，笑了笑。他指了指蓝天里的风筝，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在那边。”

他刚满二十岁，他手指的“在那边”无疑暗含了内心的某种方向。在无意识的流露中，他感到自己的眼神都是空旷而忧郁的。像这个春天，非常繁盛，花草都好像有一股热烈的激情，然而他已经预感到，在以后的记忆中终究只是薄薄的一页。

打水回去的时候，走廊里的墙上忽然飘来一片模糊的、未来的淡漠的影子，站在这淡影里的人，会听到落花的声音么？

》》 2.

坐在后面的女孩一动不动，她像是一尊雕塑。微风吹得他的书展开，有时候偶尔望望后面，那书也是一直摊开着的。女孩的目光从来不离开那书页，平静洁白。很多时候，他在看书；很多时候，那些符号组成了意想不到的舞蹈，它们拉起了手，在窗户上树枝的背景里漫漫飞舞。天色渐渐昏暗，每到这时候，他就仿佛想象到在光线的沉没里打捞一页页的黄纸，直到黑色涌进来。不久，不知有谁拉亮了灯，一片闪烁，眼眶温暖湿润。

男孩常常在中午携着书包，找到一个临窗的座位，掏出一大堆书铺在木桌上。女孩晚些来，她来时提着一只小巧的水杯，书包上拴着一只蓝白两色的小熊。自习室里很少有座位。但是，她发现，男孩喜欢把一些书放在两个桌子共用的窗台上，这样便使人误以为他后面的那个座位上已经有人。男孩却没有发现这一点。

最初，她来到他面前，男孩没有看书，却在注视窗外。她轻轻问道：“你后面有人么？”男孩没有转过头来。她再提高了声音问：“请问，同学你后面的位子上有人么？”男孩继续把头偏过去，看着后面的桌子，这才反转过头来回答她：“没有人。”女孩扑哧一声掩着嘴笑。她看到，他有一双好看的眼睛，灰色而深沉，有点儿让人喜欢。不过男孩再次低下头去，头发和书页离得很近，就像是远方的篝火。

这时候天蓝色的大窗帘在晚风中飘荡起来，就像是河水。女孩把水壶放在木桌角上，靠着窗坐下来，随后缓缓流动的窗帘拂过她的单毛衣。女孩闭上了眼睛，一阵清新而莫名炽热的气息扑打在脸颊，嫩叶和青草的香气滑入脑际。她再睁开眼睛，金色的夕阳正挂在男孩肩上。他托着下巴沉思。这个背影有些熟悉，一直深陷下去。饰上了余晖暗亮的花边，朦胧闪烁，像木雕塑。

不会看一个男孩这么持久。她取出书来读，又塞上了耳机。那一晚夜深走廊里响起熟悉已久的萨克斯《回家》的音乐时，蓝制服的女清洁工推开门，用手按住电灯开关喊“同学们，关门了”的时候，前面的男生也恍惚梦醒地站起身来。不过，当她把书包口拉紧的时候，看见他已经跨出了桌子，头也不回的脚步声远了，碎了。

女孩第二次来这个地方并不是第二天，而是三天之后，她抱着可爱的小水杯，发辫摇晃地在一间间自习室的门玻璃往里面寻觅空座位时，发现了这几乎是唯一的空桌。她隐约看到一片光亮。那是风把窗帘扔起来，几片玉兰正在漂浮着馥郁浓烈的沉香的缘故。

男孩是个看书很专注的人。他每天中午从图书馆背一摞书来这里，开始自己忘记自身地求索。生命本来是浅薄平常的，但是历史和时间却带给它五彩缤纷的墙壁，那墙壁上有绵绵不断的回音。男孩决心做一个倾听者。同时他倾听窗外春天的声音，落花飞舞的时候有很美很宁静的声响。春天的傍晚，自习室常常让人觉得雨蒙蒙的，男孩轻声移了移胳膊，看见后面的座位上已经坐上了人。

是一片乌黑、微微闪着薄光的头发，有一个漂亮的、蝴蝶样的小饰物落在中间，白皙的前额，碎发，雪白衣服的胳膊，枕着头睡。睡着的是一个身体丰满的女孩。她理着脸，

平稳地，均匀地呼吸。在她前面平放的书被推到一边，男孩看着她桌上的笔袋、塑料三角板、绒毛垫子、手机、日历，以及他说不出名字的小玩意儿。男孩会心一笑。女孩的身体稍稍动了一下，他很快挪开了视线。

女孩并没有醒来。相反的，教室里有人慌慌张张地收拾东西出去，门页梆梆的摇响。“她不会醒来，”他不由得心里微微想，“是个叶子一样安静的女孩。”

那个抱起书包就冲出去的男生似乎有什么着急的事，他几乎是拽开了门，又不小心碰翻了第一排同学的书，狼狽而惊慌地弯下身子去捡。在他站起身时还是不小心地头撞在门环上，发出麻木的颤响。自习室里大家都偷偷地窃笑。男孩望着他，手里的笔不听使唤地在纸上簌簌的画着，同时心里惦记着，不由得想转过目光去看女孩惊醒了没有？

只有衣服擦着桌子划动了一下的窸窣声。玻璃上无声地映出了那个沉睡不醒的女孩的一头黑发。她露出了半个脸，是宁静、妩媚而单纯的，像是白色的茉莉花瓣。男孩觉得心神不宁。他闭上了眼睛，心里像一片镜子似的映出了正在阅读的打开的书页，充满密密麻麻的小黑字后面，像一泓清水似的浮上了那片黑色和雪白。淡淡的影子，像是轻渺的月光，他睁开眼看窗子，依然轻盈地浮现在上面。

从此男孩并非完全专注地看书，他的心常常被带往自己也说不清的遥远的地方。日复一日由书页组成的日常生活并非本身平静无力，毫无诱惑，他只感到远方有某种光亮的东西在期待他，允许他经过奋斗、蛰伏和艰辛摘取得到，可是生活本身又像大海一样是茫茫无边的。他打来正午纯清的水通过椅子和后面的桌子之间狭窄的通道向里面挪的时候，两个水杯里窗帘的蓝色重叠在一起。男孩低头带点胆怯地望了望正在草纸上演算的女孩，那双清亮的眸子却瞬间无比晶莹地出现，点燃起四目相对的静默，使他顿时有点手足无措。男孩那副大男孩羞涩的样子，使女孩眼皮眨巴了一下，迸射出活泼欢快的微笑，像涌泉似的。男孩不安地咬了下嘴唇，在女孩的示意下，右手的手指笨拙地搬开凳子，斜着坐下。

现在他们总算第一次互相看了。有一种说不出的温暖和友好。女孩的眼睛明亮地眨着眨着，烂漫的暮春最盛的花朵，在他们齐肩而上一片青白的玻璃上无声无息地流淌。慢慢地她的目光转向深沉的哀伤，金黄而恍惚地开放。

》》》 3.

男孩内向，坚定。那晚他晚自习回去时对宿舍的哥们儿说自习时看见一个谜一样的

女孩。她的谜在她那一双会变化的眼睛里。宿舍的哥们儿马上发现捕风捉影的东西，打趣问他是不是有了艳遇，你小子是不是撞上了桃花运？对她动心？有没有搭话，互留联系方式，一块结伴骑车回宿舍之类？男孩被逼问急了，还是说没有，真的没有。末了，两个审判的黑衣法官拍拍他的肩膀，伸着懒腰，打着瞌睡，还是留下了一句：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瞒着组织？

我们是光协。男孩疲倦地说出这五个字。这点疲乏的自嘲的幽默感又使男生宿舍里欢腾了起来。灯光熄灭，男孩的眼睛里似乎有一片大的，正在展开的丝绸。他定定地坐在椅子上，默默寻思。本来就一句话也没有说。当他探出手去拧动忘记关的台灯时，心里面把这一切无望轻轻地擦去。

大学二年级的物理课下半学期将开实验课。实验课开始时在二十年代的旧木楼里，里面摆放的钢光闪耀的物理仪器，与爬满青藤、钉上木板的窗户，有一种爬过古老时光的辉映。上了几次之后转移到新建的实验楼里上课，第一次进去的时候男孩还有些不自在。

分组的时候一个穿白色运动衣的同学分到了男孩左边。他们的实验桌相连，得站着摆弄那些精密的天平，刻着黑线的卡尺，眯着眼睛去对一道黄光穿过的分光计。他察看着指导书，一边用右手扳天平的螺丝。这时，有一片淡淡的微笑随着飘舞的白炽灯光掠过额前散下的头发中间。他寻着那白雪的灯光望过去，感觉到好像一叶轻飘飘的羽毛降落融化在脸颊上，光亮迷离地散开以后，她正在那里盈盈地笑着，这笑靥里有种孩子似的灿烂。

“你是哪个班的？”那冰凉凉的声音在问。

她马上看到了他用的实验指导书，手指移到了最上面一行，又狡黠地对他眨眼一笑。这眼神是多少绚烂透明而发自内心的。

男孩轻轻地问女孩是哪个班的，女孩马上把写上她字迹的指导书第一页指给他看。男孩看到上面写着“法学五班杨柳”的名字。女孩抬起低垂的眼睫，又看着他哗哗（像溪水）地一笑。她额前梳着整齐的短发，一身贴身的运动衣散发着青春健康的气息，让人觉得有点儿像高中生。

他们默默地做完实验。杨柳这个名字萦绕在脑海上，反反复复地说了很多次。还有她明亮热情的微笑，把名字和班级指给他看。这一切，让男孩在熄灯之后面对幽风飘动窗帘的窗子，黑暗中欢喜啜泣地喘不过气来。

» 4.

新建的教学楼是暗红色的，在楼前孤零零的有一棵银杏树。砖砌的洁净的路面上挺拔茂密，虽然是一棵，但很多爱好摄影的学生在这里拍摄。在他们的镜头里，翠绿的扇叶斑斑点点地缀满浮云朵朵的天空，露出一角像残损的手掌一样的红色楼顶。伸出一块块白莹莹的窗户，男孩去上课，隐设在白窗户间。

这是选修课。选修课从来不会所有的人都到齐，男孩也一样，有时候一直自习偷懒不来。课堂上教讲的也说话模糊不清，那是一间宽敞的阶梯教室，椅子重重叠叠，因为迟到而坐后面几排的他听起前面老者的声音来含混不清，只能远望见讲台上的红光满面，飞快敏捷地跳来跳去，那情景真像一只白炽灯里醉倒的白鼠。他偶然想到这样的比喻，白炽灯太强烈了，面前的白纸好像在散乱飞舞。

在面前漂浮一座冰山。在眼前燃烧着绚丽的柴火，那是一双鲜艳的嘴唇和含满的眼睛。在面前飘过一个凝结了的、彩线缝织的细长的微笑。“哎！”一个声音。

真的没有想到，她坐在他同一排隔两个人的位子上。刚才才是她偶然转过身来，女孩发现了他，并没有刻意向他打招呼，她的目光带着些许惊讶和娴静。可能是因为空气闷，女孩嘴唇微微张开，额头上沁着细汗。这在男孩看来也是美丽的。

有一会儿，他的目光穿过两个人的面孔搜索那片雪白的侧影，他终于大胆地，目不转睛地盯着，尤其当他发现那两张面孔以同样的倦态打盹和酣睡，他们两个头颅就如同乌黑透明的窗棂一般了。透过声音如尘土滑落的窗棂，男孩像夜莺一样，不厌其烦地欣赏着意中人的姿影。他像是着了魔。

记不得什么时候课间休息铃声响了。女孩披上外衣，走出来。

“你为什么老盯着我看？”男孩不料想她会突如其来地问这样的问题，而她的口吻，他们俨然又是两个老朋友似的，周围同学并不觉得奇怪。

女孩依旧甩着她那片皎洁的脸，对他嗔怪地问道：“你干吗呢你？”

» 5.

物理实验课每次结束都到了夜里十点。一次，男孩和女孩同骑车回去。同行的还有女孩的一个密友。